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八

明 王廷陳 撰

拾遺

來日大難

瓦鳴霰急柝止宵除門有重扃衣乏複襦一解秋繫徂臘

體無完膚守掾致旨令予殞軀二解壯心既褫色鮮數愉

長跪悲乞請賜區區三解古途阻塞新術崎嶇豈不是趨

林莽鈞裾

四解

既鈞我裾載覆我輿覆輿孰視立輿競扶

五解我覆我扶言返我廬豈無良朋恐及禍軀

六解

六解

怨詩二章

卧龍不起屈蠖難伸舉肥失瘦錄廢遺真馮唐既老原
憲長貧晝無再旦歲之重春

其二

楊歧泣路墨素悲絲焜焚玉石劍失雄雌翔鳶笑鳳毒
卉嘲芝誰憐堅白遭此磷緇

彼之蹶矣憤時也

彼之蹶矣子曰烈矣此之仇矣子曰屈矣豈不昭矣虞
厥號矣

凶日揭揭士曰丞也劣子不是殄滅謂我士也越匪士
越矣哀之切矣

紀之荒荒士曰丞也無良子不是匡謂我士也狂匪士
狂矣弗草厥明矣

泄泄在位乃覆用媚業業在位乃覆用懟彼蒼曷誣子

寧不畏

虎兮狼兮孰與當兮蚊兮蠅兮撲者仍兮子恬不愧侈
以矜兮

彼之蹶矣五章章六句

雜謠五首

或穴爾庾隣也遽呼盜悖以逋爾輟逐逐詈隣也迂

其二

仇頤大需烹子以娛豈不子憐忌殞翁軀子烹爾及吁

嗟乎翁愚

其三

東隣日擊肥西隣日餽糜不嫌糜味薄但願常無飢

其四

誰謂炎如火倏忽成死灰誰謂寒如冰流澌遂暄開

其五

東門之鳥本避災魯人祀之以求福彼躬不閱能錫爾

穀

李國賓宅留別

文章傳勝事禮樂接名藩
竹素晴齋滿臺亭夏景繁
金枝板帝室朱紱謁王門
授簡梁園後應招楚客魂

過祀同袁令飲學宮

學宮今藝圃令尹復文儒
翠篠琴編傍朱絃瑟所須
升沉應兆鱣日月幾飛鳧
避暑過逢地知憐調不孤

贈戴復菴

樓回芳甸隔檻倚紫芝叢
洞口邀丹侶霞邊使玉童
乾

坤歸藥物山水寄絲桐病後愁蒸熱憐予乍送風

哭先帝三首

鼎成奄忽棄羣臣海思雲愁淚雨頻遙憶千門傳晝警
忽驚翠蓋尚南巡

其二

射蛟無復駐江鄉別殿離宮鎖夕陽帝子蒼梧萬年恨
淒風吹徧白雲裳

其三

關山百萬戍行宮
漢主園陵白露中
鵝鷺舊班今寂寞
不知何處泣遺弓

簡友十一弟廷槐

秋圃兀坐見風簷
落葉既聚復散架
豆畦茄皆成槁本
蛩鳴床下饑鳥窺
人凭几流觀愴然
傷抱幸過我一縱
高談銷愁博笑何
如何如

邀戴士瞻

僕旅食者數載矣
解纜歸來誅溪討
谷秋容隨地商籟

滿聽通者赤落堦楓翠餘徑篠轉增悼往不減悲秋聞
子琴學益精倘能攜訪一慰幽情予僕雖非鍾期願洗
耳以遲也

與熊元性

客夏握手江干命酒言昔投壺散帙覺有餘情須臾解
攜軒騎躑躅回首不覺春芳再歇緒風重歎感佳辰之
弗遺念良覲之無緣辛楚不禁子復何如悵憶同時諸
彦僕既久隨落葉惟喬亦逐覆水鳴吾被指直夫下獄

僅有存者落落數公嗟乎文章者忌之源也剛直者黜之本也道不可貶節不可變終身棄卞所甘心焉豈效阮籍窮途之哭賈生長沙之悲哉恃子知己敢布腹心非以聞於人也

諸葛武侯侯替

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隕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儔胡管樂之願

夢澤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夢澤集卷二十九至
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葉元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_臣李玉濱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十九 附錄一

明 王追淳 輯

諸名公詩

贈王舉人

何仲默景明

王子萬人英詩名少日成驪珠眼自抱天馬傍誰行旅
食青楸改秋吟素髮生過蓬見汝意潦倒媿吾情

贈王子

王子萬夫特英風，千仞餘未投湘水。賦曾上漢宮，書日月方前席。江湖漫卜居城南，相覓處花暮獨回車。

贈王稚欽歌

王子衡廷相

休作梁父吟，發我千古萬古哀。大道無徵，賢聖隱至今。心膽成寒灰，矯矯馮敬通。文章擅當代，口語成禍胎。禁錮老煙海，賈誼才高更少年。獻納多在王侯先，誰云絳灌不相忌。却令流落長沙天，吾宗學士難比數。文炳龍鸞，氣熊虎。不逐長安齷齪兒，低眉覩面求憐取。心存匡

濟人豪英白日未墮憂天傾閭闔九門不得入大叫直
與蛟龍爭上帝不言閻者怒黑夜搶落芙蓉城芙蓉城
闕隔星辰望美人兮江之濱三閭憔悴自多事五湖放
浪真閒人茫然鼓柁不知遠窈窕遊盡江南春紫清仙
人笑相友不如且樂丘園身君今莫邪尚在無欲剗兇
象須吾徒天馬之足果無恙刷雲看躍崑崙都里中小
兒不省事鬪雞賭狗矜頭顱君不見朝歌屠叟稱偃蹇
八十垂竿渭陽汧時來欸作明主師分土營丘未云晚

訪王夢澤園亭

廖鳴吾道南

蚤謝承明署冥棲小隱園
曲亭圍樹密斜圃種花繁
江近吟招鶴巖虛卧聽猿
即承宣室召禮樂待敷言

鴻輪篇送楚客南歸寄王稚欽

鴻輪運玄樞鶻曜旋朱明
歆烝蘊隆冒塤黷有客今向
河梁行河梁沂風湍風湍清
且淺岸芷汀蘭翠堪搴彈
箏擊筑暫徘徊置酒當歌歌
宛轉宛轉歌且柔君昔上都
遊春花艷桃李春星鬱斗牛
蓬萊獨謁金銀闕閭闔

雙瞻虎豹游朝趨赤玉墀暮宿白雲司銀魚金馬相追
隨玄臺為奏靈飛曲四照花含五色芝五芝秀可餐四
照涯如丹采花烟圃側采芝雲林端儵忽青霓隔蓬島
栖遲白日生羽翰羽翰凌霞長長望楚宮陽楚宮山色
摩青蒼三湘時見龜龜出七澤聊羈鸞鳳翔芳渚浮
丹荷松門裊綠蘿牽絲習弱藻延蔓紫崇柯鳧儔鶴
侶奈爾何奈何歌白紵月挂層峯樹憐爾悠悠獨往心
秋落黃岡半江雨

對雪酬仲禮兼簡稚欽

馬仲房汝驥

層城雪片晝逾陰坐玩佳人大雅音
鄴郡風流應在此梁園詞賦到如今
天邊梅柳春先濕海上魚龍凍不吟
便約子猷鼓輕棹水溪花磧繞幽深

雨中王稚欽見過

積雨荆扉閉綠苔衝泥騎馬訝君來
涼增塵榻輕須下暮濕霞樽重為開
出海蛟龍吟自喜隨雲鶴雀過仍迴
仲宣解作愁霖賦莫漫登樓望楚臺

短歌送陳殿講冊封之楚兼訊伯誠稚欽

石亭子此行何壯哉都門走鞶沙霧開吳宮楚臺在咫尺一棹迢遙天上迴天家宗派衆區徧聖主分封出纓弁玉節時馳閶闔門丹書歲下明光殿山河漢誓獨周親禮樂名邦接近臣湘北還浮太史氏衡南不訪魏夫人武昌仙樓高挿天黃鶴白雲俱眼前酒酣落筆動風雨賦入遠遊哀昔賢江樹蒼茫冬日短歸來幾向春花滿槎過金陵莫遲留鴈墀鸞閣懷彤管十年朋舊各翻

飛君聽驪歌意不徹去去如逢王與許道予將欲解朝衣

琴贈王子併附此作

許伯誠宗魯

南遊陟衡嶠得此龍鳳材配合太古琴下指生風雷一
彈鬼神泣再彈猿鶴哀曲終有餘調流雲淡徘徊歲之
翠錦囊經歲何曾開豈不嗜宮徵俗耳多塵埃春江靚
之子夜月翩翩來解囊拂素絲雅倡飛瑤臺寂寥伯牙
意鍾期夙所諧輟贈良有以知音諒無乖

送曹仲禮王稚欽汪子宿馬仲房江景孚五君子

謫宦五首

鴻鴈羣飛飛翱翔在中澤秋水寒且深露冷霜復白
颯然驚颯起蕩析各南北分翼青冥表託跡緇塵側哀鳴
念儔侶霄漢心惻惻

其二

塞草日萎黃胡沙莽如雪邊風颯以高時序凜秋節送
子悲宛轉悵望成胡越丈夫當遠遊夙昔輕離別眷此

同懷友惻惻寸心折

其三

渥洼真龍種汗血稱絕倫
散蹄躡景躍驕步凌飛塵
網羅致天閑飼養八駿鄰
駕馭日已久出入參星辰
逸性苦難繫邁往心未馴
依風一嘶仗棄擲凡馬羣
徘徊望閭闔顧瞻損精神

其四

高基臨易水曠野含秋陰
草樹已搖落山川日蕭森
俯

仰悼時序顧眄悲古今燕王昔致士上置千黃金禮意
既勤渠心志乎亦深如何一易世魚水成商參送子攬
故迹慨歎傷余心

其五

離筵列尊俎復此燈燭煌看劍飲杯酒嘯歌心獨傷
矯矯五君子朱鳳鳴朝陽振衣舉丹穴揚采儀桐罔餐瓊
飲玉液錯燦生文章菲才負短翮追逐凌風翔毛質非
本類羽翼假輝光愴此四方別孤鳴雲路長

王子宅牡丹

洛下瓊瑤品江南富貴叢寶欄回彩艷綃幕護香風細
蕊含愁碧輕霞暈酒紅低回親舞袖窈窕出花籠國色
名傳異芳園賞幸同春光遲佳侶留醉錦屏中

和王子登江子樓視病

江淹抱病久彌留王粲登臨復此樓詞賦總聞歌白雪
栖遲時已屬清秋城通爽氣辭卑濕簷宿高霞散遠愁
藥餌果能生羽翼雲霄攜我共遨遊

雨訪王子

弭楫黃泥坂衝寒赤壁磯
城雲低拂蓋江雨細霑衣
側想高人卧深憐晤語稀
清談終永日不作放船歸

江工別夢澤王子二首

沙岸移星舸雲汀敞夕筵
水寒風色勁波淨月華妍
酒興劉伶後詩名謝朓先
江湖為別地解纜各凄然

其二

昔同金馬詔今對綠江尊
舟楫鷓夷子離騷楚屈原
狂

歌還鄙鳳別淚故傷猿知爾高居久潛夫已著言

登赤壁寺閣王稚欽攜酒至 崔來鳳桐

崔嵬佛閣對江流江草青連蘇子洲銀漢橋虛愁鵲度
珠光塔古抱龍遊風雲舊物吾仍取詞賦仙翁去不留
謾約王喬招白鶴夜深還共月明舟

李子中林懋易曹仲禮王稚欽夜過分韻得涼字

薛君采蕙

拂簟移尊淨客堂朔雲燕月滿宮牆建章露濕金莖凍

太液波侵玉樹涼
海內風流今下榻
天涯疾病舊沾裳
歡娛自惜形容異
留贈空慚翰墨香

月下聽王稚欽彈琴

鄭繼之善夫

昭文鼓綠綺
六氣指間流
王子梅花思
飄飄下隴頭
月華終勝雪
商意自成秋
今夕西方夢
佳人不散憂

冬夜過王稚欽

禁木棲烏盡
城樓戍鼓催
暝移中散駕
時接仲宣才
道術吾全未
詞場力擬迴
清風廣陵散
愛爾數能來

曹仲禮索巾云將歸具茨兼簡王夢澤

元是山人白接蘿雲遶贈汝莫相疑便從夢澤穿嵩少
更歷褒城問具茨

贈同館五君出為州

陳魯南沂

才子來宣室名高不解留諸州分虎節同日下龍樓
搖落時相逼艱虞志未休關河明夜月偏照遠臣憂

雪夜訪王稚欽投贈

皇甫子循訪

清時不善宦幽谷遂遺材祇自焚魚卧從人結駟來
漆

園寒罷灌竹徑晚猶開更有相忘樂何言興盡迴

國朝藝林詠之一

王汝化格

王稚欽

王子幼聰警識者稱國器兩魁小戴禮駸駸騶驥龍
性固難馴一斥竟垂翅歸卧楚江涯宛有稊生致蓬頭
累歲月白眼看儕類高歌若無人音節宵以邃自許晉
魏前所詣良無愧斷金歎已淪喟馬傷余思

八子詩之一

吳明卿國倫

王吉士稚欽

維楚故有才誰為稚欽偶早歲發天秀匠心應其手高
視千古前左馬相先後寧操湘女瑟恥擊秦人並調世
如美丸罵坐非使酒教然詠新篇豈復聞師友遂為禮
法攻一官棄如垢傷彼荆山玉終馬不見剖

夢澤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二十

附錄二

明 王追淳 輯

哭武宗毅皇帝詩跋

王元美世貞

僕平生以不及遊夢澤先生為恨今日得見先生文翰
又得與先生之從子行父游足矣當呼子墨洪楮尾時
覺行父亦沾沾自喜不知先生在芙蓉城間之以為何

如耳

王敬美世懋

王稚欽先生武廟時讀書中祕與儕偶四人同上諫書
留中已竟出為裕州守世廟時諸君子皆賜環而先生
已中文法歸編氓矣然讀其哭武皇詩何惻怛忠厚藹
然風人旨也人謂先生跌宕不羈吾所未信行父之寶
是詩寧獨翰墨哉

王百穀穉登

夢澤先生哭武皇帝詩不勝鼎湖攀髯之想無幾微逐
臣怨望意楚人多怨乃先生獨不然宋玉景差之遺風
猶能不為所染豈徒區區藻詞麗句已哉從子行父購
而藏之烏衣羣季之佳青箱世業之富舉在此卷中矣

吳明卿國倫

吾楚稱詩之士多矣而予竊以夢澤先生為一時冠乃
楚志刪詩不多采焉則知音難哉今其從子行父氏雅
能工詩先生實風之矣先生下世已三十年而所為哭

武帝詩業已七十餘年手澤如新風度可想而挹行父猶得購而珍之亦先生不朽之一斑

張羽王鳴鳳

往從京師得先生集于書市讀而善之謂江漢之詩先生為雋一時諸人不逮也迺今從先生諸子行父得見先生哭武皇帝詩灑翰清逸者類其為人將無然乎行父敏而有文克遵先業宜是卷獨歸行父哉

邢子愿侗

世能名稚欽先生詩莫能名先生書此卷翩翩有大令
風足當兩絕行父其善保之舟次捲雪樓漫題

龍君揚宗武

予以謗倖黃夙知行父文名因得與交驩一日款予郊
園酒半出是詩讀之逸句適翰無容置喙顧於哀思舊
君猶不能忘追諷忠愛慷慨自可想見固不徒賞其詩
翰而已行父獨能珍之益可以見行父為人

楊伯海一洲

萬曆庚辰興國司馬張羽王南漕至都酒中出先朝諸
名臣遺墨視予予獨愛先生是卷醉語吐吐手不能釋
以其為逸詩字亦世所未見至壬午予扁舟過訪吳先
生於興國得接王行父酒中出此卷不覺駭然乃知神
物終歸王氏而予之得再觀也亦奇矣

贈廖學士詩跋

張羽王

庚辰春予攝蒲圻間從故廖學士家購得王稚欽先生

五言詩十五首乃其手書以貽學士者先是先生之諸子行父曾遣使詣予命跋先生所書七言絕句詩數首行父固曰此吾家之璵璠也余竊憶之因購以歸將貽行父會東漕不果今余南還行父過視啟篋出授其再拜而置諸懷也雖蘭生之於連城無以過矣行父之克纂家學名起詞林有以哉有以哉

吳明卿

稚欽先生詞翰故為士林所珍而其從子行父氏每見

一字輒不吝重貲購之志可知也今得此於張別駕別
駕蓋得之廖學士家行父奉為稀世寶偶得借觀因識
其後

鄒彥吉迪光

雅欽先生以詩為名高業有夢澤集行於世人人珍之
矣而此數詩者半是集中所未載行父氏奉之若拱壁
馬所謂能世其業者非耶

王元美

天下以才子歸稚欽先生若謂大紳子啟之傾寫不倦
則誤矣構結鍛琢極有工夫一句一字亦皆有色澤意
態若項西楚關漢壽不能得其九戰絕甬道掩七軍之
妙而僅以叱婁煩馘顏良喑鳴跳盪之粗目之為萬人
敵也此卷皆五言律兀自長城書法故不必較而翩翩
自賞宛若徵仲中年以前筆先生信奇人哉

王敬美

王夢澤先生楚文人先輩中第一少間家兄稱說先生

心私慕之已偕其幼弟稚表侍郎同舉進士獲聞其家
世之詳已又遇其從子純父侍御益聞其豪舉磊落之
狀然終以未覩先生翰墨為恨乃歲甲申侍御之弟行
父氏不遠千里來謁余兄弟出先生手筆見示書法翩
翩有意平生傾嚮幾無遺憾矣行父棄諸生工古文詞
於先生為家學正派以故最留意於先生手澤即片紙
剩幅必珍而人亦爭購遺之以中行父之好王氏青箱
代不乏人余於行父見之矣

王百穀

世皇之季三湘王公為吳郡理官出夢澤先生集鈔之
郡齋余少亡賴如健犢破轅罕所推讓讀此集即吐舌
下之王公行以數部見投秘惜帳中如論衡然每歎先
生楚材無兩項者公之弟行父持此卷過齋頭半是集
中所漏大海珊瑚鐵網疇能絕流哉行父嫺於辭以雕
龍世其業其實惜此卷不但王家青瑣而已

方仲美尚寶

頃在弇山園見元美先生執行父手謂曰子不向侍郎
接武而從太史傳衣可不虛第五之名予以為良然即
是卷之藏則行父結好可知其能傳衣有由哉

邢子愿

萬曆丙戌春仲八日余以督粟如淮孟孺行父兩孝廉
船尾相銜就余為別時小泊富口盱衡明卿先生不至
貰酒數行行父出其世父稚欽先生卷見示頃之大風
揚波水天瀰茫漁舟估艇歷亂岸次官柳依微野桃的

歷爭破雨作妍種種竒致都與此卷互相映發念吳先生且至當為盡一觥欣賞之座中有臯情茂才為明卿第二雛所謂青鳳一毛不減行父之視稚欽矣

夢澤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二十一

附錄三

明 王迨淳輯

諸公評語

楚三子詩評

有序

顧華玉璘

夫詩之品誠有高下矣上繫代運下繫人倫則大體攸
分矣彼指摘字句之間校量工拙者豈不猶塾師之於
童子未窮大致姑課之屬對之乖合哉未可與言評詩

之方也孔子於詩曰刪固去取乎其間矣此評之所由始也今觀四詩之旨其義安歸所不貴於字句之細人知之矣秦漢無言之者魏文典論畧及其人詩賦之能否厥後鍾嶸之詩品王通之續詩始皆因言觀人因風觀國而商定之大都豈不畧可窺哉至唐以詩設科主司進退之格不得不求於文字故議論日繁而殷璠姚合之徒乃攘臂伸喙於是矣宋詩不逮唐風遠甚而評品益富大抵遺忽命脈洗索癡痕宜其綴緝愈勞神情

愈喪益見其不逮也今之論者顧誥曰宋詩尚事實而
畧情景於唐為劣嗚呼豈確論哉不見夫雅頌多陳事
實漢古詩無風雲月露之辭乃今獨稱絕藝何耶蓋有
說焉夫歷代之詩猶之風氣三百篇唐虞之醇也漢魏
夏商之忠質也晉周之文也六代則靡矣至唐之盛則
能去靡還醇故彬彬文質焉何怪其表後世乎誠不在
乎情景事實之異與夫字句之末而已觀夫李逸杜雄
同稱詞傑高岑王孟並駕先馳而體裁各殊舉斯鏡鑒

斷斷可識矣苟不得其大而徒譎譎馬雕琢模擬以希之譬諸刻木以求言笑翦綵而冀生活終身豈可得乎或曰大烏乎在曰其入也在雅俗其成也在淺深過此以往非余之所知也余客承天有三子者曰顏惟喬氏王稚欽氏王汝化氏楚之傑也皆以文雄海內聘纂都志會於賓館數與言詩意合各出一編授余品定余玩繹之又反覆之皆所謂得其大不屑其細者也雅而深者也竊不讓著論以効鍾生之勤俟文中子者采而續

馬

評曰王稚欽異稟高明矯矯龍性早年稍辱泥塗遂跳躍去之釣澤以來窮學海之大方益宏虛受卓然名家詩八卷皆五言上苞建安下獵天寶務絕近代之軌轍神解天成藻績自足詭妙所臻其殆與王楊之駕相後先乎文尚竒古此方舉其詩未遑叙也

顏惟喬剛毅善任舉意弘遠苟利人國不怵死生及其玉破而還博窮六藝遂將龍蛻塵埃之外漢爾斯世馬

詩文以秦漢為準其為樂府若干篇皆假託古題直瀉衷懷體裁所就雅麗兼陳若撰辭構意一趨奇脫不襲前軌可髣髴其操執矣

王汝化淵沉有志妙悟達微隨往籍悉洞旨要故染翰取則神情即自己出允哉馳騁六藝之林矣詩諸體皆工雅而暢華而有思其風人之致乎楊仲弘曰取材於

選效法於唐子詩之謂也

顧集未載此文因并錄評二公語

王元美世貞

王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鶴
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每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
輒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
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
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
學士過故作聲驚使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
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
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
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
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
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
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
悞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恚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
中懼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餉謀於蔡潮潮為
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

而恨雅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
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雅欽多蓬首垢足囚服應之
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
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閭第一首花月可憐春
房寵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娥顰授色歌頻變留
宿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和羲和既逝蘭膏
嗣輝逸興狎惊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俱妙極

形容可謂才子

王稚欽詩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筭五言尤自長城

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餘

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
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與李少卿報蘇屬國差堪叔季
顧華玉鎮楚詔修承天誌以王廷陳顏木應後不稱旨
一時亦謂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

藝苑
卮言

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若以吾伯父稚欽嘆夫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馬子以為疇偶不佞無然久之始應

曰以子伯父庶幾乎

吳明卿集序

楚之先輩辭權尚在臺閣長沙之廣通黃岡之偏至蒲

所博而寡要茶陵健而少情

與郭美命書

弘正之間大昌厥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

顧華玉像贊

徐左使學謨撰楚通志王廷陳傳謂廷陳為翰林院庶

吉士好譏評人長短出為吏科給事中會毅皇帝南巡
業以言激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書阻諫大學士
石珪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廷陳旦賦烏毋誣大
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由是風吏部又出裕州守此處
殊誤蓋當正德十四年散館前而廷陳與同館汪應軫
曹嘉汪暉馬汝驥上疏剴切留中至是暉汝驥留而廷
陳應軫嘉出授官迨吏部擬暉汝驥編修廷陳吏科應
軫禮科俱給事中嘉御史有旨各依甲次補外至嘉靖

初各復官而廷陳坐法革為民後以言事例准致仕今
謂廷陳已授給事中而激修撰舒芬等云云又出為裕
州守且其時石公以禮侍學士掌院司教育非大學士
也又謂肅皇帝登極訪羅遺佚巡撫都御史顧璘以廷
陳名薦不果用亦誤嘉靖十八年璘聘廷陳修承天志
而薦之為科中所駁故僅賜銀幣耳肅皇登極之際廷

陳方坐事顧尚為台州守

史乘
考誤

類惟喬草隋志稱良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
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文章九命三玷缺四偃塞有云邇時李獻吉王稚欽輩
皆負此聲何也內恃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
爾寧為有瑕璧
勿作無瑕石

吳明卿

稚欽在德靖間以詞才擅名史館海內士爭誦說之近
體奄有四傑古詩凌厲三曹而文則刻畫左氏內外傳

楚諸先輩鮮有能方駕者

王行甫
集序

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名若赤
壁本竒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解宇間高士幽人

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古也至求黃歇殘壘
永安故城卽居人不知所在獨雅欽先生詩稍備一邦
逸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士二賦何論季常
今先生骨已朽明公豈有意一表章之以風楚後學乎

與鄒彥吉

使君書

元美序令伯詩及鄉人周鄒諸君而不一及行甫則其

精神偶遺非定論也

與王行甫書

頃讀元美所為夢澤先生序謬及鄙人與周鄒二子而

遺行甫本寧不知所謂快快者數日

與王行甫書

李本寧維楨

弘正間北地信陽纘漢唐之業而吾楚有王稚欽先生者實羽翼之至嘉靖末歷下婁江中興而吾楚有吳明卿先生者其社中人也楚得二先生而張

王行甫集序

胡元瑞應麟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如崔仲鳧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

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李
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
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詩
數

王敬美

稚欽不死乃稱才子明卿雖老竟是詩人

此語不載集中胡元瑞以

告追
溥者

顧玄言起綸

國雅品云王給事稚欽調高趣新頗多奇句如深谷綿

蠻冷然幽響其少年行云金羈及狡兔珠繒落高鴻江
上言懷云岸束濤聲急軒凝野色重還蜀云峽束秋江
怒雲盤石棧懸弔道士云海田猶有變洞壑豈無哀春
晝云絮飄兼鶴毳花落罨蛛絲夜坐云把燭秋蛾集開
簾夕鳥過間箏云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曲終仍自
序家世本西秦殆與高岑方軌矣稚欽本高才不羈嘗
謫裕州為監司督過罷職還益自放誕或衣緋酣歌或
跨犢浪跡作慢世之狀讀其述遽賦其志有足悲者

汪伯玉道昆

當代楚材滋盛臨臯下雉先鳴

與王行南書

張助父九

詩至我明真振歷代之衰直追李唐而楚才尤衆如公
家稚欽行南下雉明卿岳陽仲可京山本寧皆一時翹
楚

五二七ノ
七三

卷二十一

夢澤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二十二

明王追淳輯

諸公評語

黃岡縣志

茅伯符瑞徵

王廷陳字稚欽濟子穎慧絕倫讀書日記數千言弱冠
魁楚書尋雋禮經第一授翰林庶吉士武廟南巡與修
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等上疏諫或止之陳作烏母謠

疏入上怒廷杖謫知裕州治尚嚴棘士民畏之性褊直
以事忤當轄遂中危法褫職歸嘉靖間詔以言事例准
吏科給事中致仕後巡撫都御史顧璘薦修興都誌欽
賜銀幣屏居林壑三十餘年以詩文自娛郡國吏罕見
其面大梁郭鳳儀守黃州時時以詩就質大中丞林富
亦云入楚獲見夢澤先生歸田對父老無愧也其見重
如此著有夢澤集行於世

人物志

齊安自有王杜闡茲風雅至蘇端明益揚其波江山斐

然增色明興王太史稚欽先鳴狎主詞盟楚師遂方駕

域中

藝文志

黃州府志

周子徵思久

王廷陳字稚欽濟之子穎慧絕倫髫年即能文讀書日記數千言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武廟南巡與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疏諫止觸上怒跪門廷杖謫裕州守治尚嚴明士民畏之然性峭直以事忤當轄當轄怒以危法中之後得解罷歸屏伏林壑三十餘年絕足公

庭日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夢澤集行於世

湖廣總志

徐明叔學謨

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年甫卅日誦數千言能文章弱冠魁鄉試登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補吏科給事中武宗南狩與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上疏阻諫上怒杖之廷謫知裕州以忤監司免歸屏居林壑三十餘年日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夢澤集行于世嘉靖中巡撫顧璘疏薦起用上賜緜帛優待之不果用而卒

楚紀

廖鳴吾

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叅政濟之子也正德丁丑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補吏科給事中諫阻南征謫裕州知
州

夢澤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夢澤集卷二十三

附錄五

明 王追淳輯

家乘

明奉訓大夫河南南陽府裕州知州以吏科給事中致仕前翰林院庶吉士先伯祖考行十府君行狀

曾祖考諱思旻儒林郎直隸揚州府泰州同知致仕

曾祖妣魯氏

封贈
調考

祖考諱文奎封承德郎南京戶部

闕

清吏司主事

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
南京戶部右侍郎

祖妣樊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

考諱濟河南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致仕
贈中大夫加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

妣汪氏封宜人累贈淑人

本貫湖廣黃州府黃岡縣永安城

楚先哲才名赫奕無踰先翰林府君自府君下世今垂五十年而家狀缺如也諸書志傳多所紀而弗詳藝林人士或侈談而失實從孫追溥愴焉溥生也晚先世事皆不易知歲時從諸宗老掃丘墓偶有間輒筆識之記問獨至故能悉府君之行業而又證諸往牒筆信削疑為草狀俟異時上之史官

謹按先翰林府君諱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子行十前

元之季省三公自豫章樂平徙家黃岡歷五世為秦州同知公思旻府君生洪武間始輟農業以仕籍顯淳德陰功茂甚此後人累業食報之始事見別傳秦州府君生南京戶部主事竹坡公文奎府君竹坡府君生吏部驗封郎中南墩公濟府君二世皆以叔祖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公廷瞻府君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南墩府君為時名臣勁節莫容出為河南四川叅政遂乞休歸課農永安城山中翰林府君其第二子也出汪淑

人髮總非負異穎記誦以寸或廢讀驚於邪僻小技庭
趨課督咄嗟遂辨正德八年以白衣魁楚書明年試禮
闈自意雋第不免束縛如新婦乃稱病不終策問榜發
知果雋禮經第一而復置之主司為扼腕者屢十二年
始亞魁大庭同榜十餘人並擅賦藻而府君尤其傑出
先是占者奏文星入楚是其應也既被館選改授翰林
院庶吉士益綜淹博盡發中秘之藏其為文按古衡法
不肯苟就詩於時少所許可獨推何督學景明每公卿

出所撰使評輒加臧否無所遜避故多陽服而陰憾之
院有嘉桃嘗登樹竊食為館師學士見之令作竊桃賦
已伐樹又令作伐桃賦皆擊鉢韻成文采璀璨學士嘆

服藝苑危言有云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所嚴重雅
欵心獨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
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為不知也即此事傳誤佯時武宗毅皇帝數為期門遊

十四年下詔南狩將歷岱宗徐揚總南都浮吳越遡漢
水登武當省臺諫者多得罪大臣亦莫敢言府君遂草
疏激同官舒芬汪應軫江暉汪思曹嘉馬汝驥等詣闕

力爭學士止之曰禍不測余莫汝庇矣府君作烏母謠
大暑王堂之壁疏入上大怒不可解三月壬子警道屆
期府君等跪門五日而諸司以疏繼者至百七人時天
色陰霾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京師
震駭大臣被唾罵出入不敢待明有請命禮部禁言事
者或又貢諛參屬吏妄言有旨各廷杖三十疏首調外
餘奪俸半年府君既受杖屢絕復蘇賴良醫得不死然
上遂不果出秋期當解館吏部擬府君吏科給事中

徐宗

伯廖學士皇甫僉憲皆謂已散館授給事中
者蓋言後以言事例准給事中致仕而誤 宰執不悅

假手其間旨下俱依甲次外補于是芬等皆出而府君

遂以二甲前列例補河南南陽府裕州知州
考芬為廣東提舉暉

為澤州汝驥廣德皆知州而思獨為三河驛丞似非甲次不審何故芬獨為提舉當是以疏首先調耳 其

為裕州治尚嚴棘法行貴戚簿書期會瑣屑既非其好

欲如長孺卧治而地當南北孔道手板折腰益非所堪

臺省監司過州例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府君

叱曰齷齪諸盲受廷陳迎不愧死耶有清軍御史喻茂

堅鷲悍人也

藝苑卮言以為分守誤也

當出京時人或謂曰裕州王

才子宜折節下之茂堅不悅遂首按裕先是府君偶迎

臬長陳鳳梧

藝苑卮言以為蔡潮蓋誤按河南志嘉靖六年潮始以右布政使蒞此

鳳梧

勸曰子候我固以父執而御史從後來亦君命也倘有

意一見乎府君曰善乃迎御史其不出郊遵令典也御

史以為輕已故撻州倅示怒府君引咎為解不得諍語

遂及府君府君怒曰陳先生誤我哉攘臂登堂拳擊御

史御史窘甚姑謝曰王先生命世才惜乏量耳笑而釋

之律例官品應從凡鬪論御史陽屬鳳梧闕說而疏已
獨上且招來黥民羅織罪狀下大梁獄久之有金陵王
逢元抗衆怒入獄共寢揚摧古今文章方督學中州弗
計也府君在獄嘗撰左賦螢火賦及神難之篇以自廣
南墩府君貽以五經各一部而各繫以詩勉之進德者
愆而已然一二宰執舊怨府君內外構扇莫有解者竟
褫職歸齒未三十也歸而南墩府君拒不令見見當杖
殺之府君日夜涕泣每因所親求見不得乃遵大杖則

逃之義避而城居蕭條布素不異貧士一日忽心動求
見甘大杖不避南墩府君亦奮然許見網魚傾醇懽宴
終夕而南墩府君忽病數日遂不起非緣孝感幾不獲

一面逮世宗肅皇帝下詔復言者官同謫諸公皆躋顯

秩

汝驥至禮部侍郎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暉
至工部侍郎分至左諭德謚文節思至副使應軫至

提學嘉至
布政使

惟府君後職坐事僅因言事例准以吏部原

擬吏科給事中致仕

諸書僅云致仕考汝驥暉之召起
皆去知州而仍吏部編修之原擬

則府君之准致仕亦當以給事無疑不然何以
書因言事例言事例則前事例則一例可知也初應軫

被詔至京即欲上疏明府君無罪曰余寧不官不忍使
王子沉落而同詔諸公虞其累已遂力止之應軫每入
班行悵恨若遺雖復故秩不喜也嘉靖二十年大司空
顧璘將事潛邨因奉旨創興都誌集楚鴻儒而以府君
暨顏亳州木王僉憲格申於表薦書成當賜環時方居
母汪淑人喪遲及秋期服闋乃行會其書且就稍為筆
削聊酬司空禮數非有意再出也書上為忌者叅駁上
遂不果召用僅賜白金紵絲而已

時薦疏非止司空今不可考府君與人書

有云近日薦剗僕名每溷諸賢
深用為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郢遊歸栖適益深皜然

世味無所介意或屢月不櫛達官貴人謝絕勿見以購
文見者多蓬首跣足接之嗜著紅紵窄衫或褐以素有
馬日行三百里出必以隨或騎牛嘯歌惟興所適素工
諧謔聞者絕倒書法翩翩有聖教家範片紙隻字藝林
爭購若連城珍善鼓琴居常聲樂不絕耳曲誤輒顧日
餼數千錢預置筭中取以自給重門下鍵不通賓客綉
幕緗簾綴以流蘇雕欄畫屏金碧隱映仗鼓朝發華燈

夜張積日成歲未有間絕倦則與所昵蹴踘投壺彩選
博陸賭快為戲或手一編過目聊復自娛每語人云林
居以來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
智鴟夷之逝而污其富丈夫樹立已矣而詞賦小技又
無足煩其思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
調倦則偃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身累百殆
長為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
繫若九重流潤祐槁被以纓緋趨就班行俗忤事違編

心復觸前轍必遭天幸難再故欲敦窮居之尚示自廢
之跡廣讒口之資耳其哀如此一客自山中來謂將謁
郡庭有所請府君怒逐客曰鄙語何辱吾堂令童子汲
水澆滌盡日嘗泊廈門楚愍王台讌極備樂方授簡陳
詩且為元夕觀燈之約及春而王遣使幣聘禮意甚殷
府君稱病力辭而王即以元夕後之三日被弑蓋亦先
幾之智近衰出戶尤簡獨歲一赴宴寵姬之父李家出
則里人士塞途聚觀屏跡既久郡國之吏無敢輒至其

盧大梁耶鳳儀領郡亡何入覲京師貴人多問與夢澤先生遊大快乎耶公惘然心愧未及南轅已具書頗使自介求通為久要盟抵郡兩相懽如故識府君始報謁郡齋下竹樓之榻焉撫楚大中丞莆田林雲同行縣先使通意冀一見不得乃遣尉屬殷生懇之府君與約不刺不報謁不免衣裳乃見中丞大喜過望出語諸藩臬曰入楚覲稚欽先生可歸田對父老不愧也夏文愍公言方在閣時問訊不絕于道府君初無所答其介如此

府君雖傲物而事伯兄都察院都事公廷儒府君最謹
鞠訓幼弟尚書府君無間形體曰此先大夫愛子也骨
相當槐棘然都事府君以嚴督而府君以寬育故尚書
府君抵于有成府君修軀偉容多贅力老進不衰忽感
嘆作分手陽關曲數闋倚胡琴成聲悽惋欲絕偶有房
帷之溺一病遂劇視匠治棺猶戲謂此中良安好第不
堪作錯認蓋蹴踘身勢也易箒之頃顧諸客曰滿座黑
老鷄有餉鮮荔枝者命客納袖中奄已逝穆皇帝初年

加意者宿王格起家卿貳而府君下世久矣府君生弘
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寅卒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
十六日之辰享年五十有八葬黃岡之風火山配謝氏
為大中丞昶孫女男子二人伯父同舟娶劉莊襄公天
和女叔父同豫娶陳氏俱老諸生女一人適諸生牛奎
孫男子人出同舟者兄潁州知州追伊娶牛樂知府呂
韶女諸生追傳娶合州知州劉桂女追姬娶曾氏諸生
追召娶某氏出同豫者追嘉娶方氏追欽娶李氏皆諸

生早卒追芳娶程氏追熙娶周氏追昌娶曾氏追皞娶
李氏幼者尚未名孫女六人適儒士劉應嘉諸生李文
綬諸生左應試王家錫郭世完李望科曾孫五人諸生
一中娶戴氏一鳳俱追伊出一嵩娶滕氏追傳出一奇
一音追姬出一鵬追昌出曾孫女五人適禮部主事周
應明諸生徐步瀛丘維明開刑部主事徐存德若
追嘉追欽一中俱名士也著書凡二十餘萬言即今傳
夢澤集世多稱府君尺牘淳獨謂頗精在文逼真左國

兩司馬而下心師焉。漱取精華，盡除蹊逕，難詣衆目。宜然矣。他論草累百篇，皆重時受罰之業，而實浸淫秦漢。或類蘇，猶存什一傳焉。今藏家塾，海內稱繼業者，家君太僕主簿同軌。豎姪臨漳，令一鳴而鳴，已早卒。獨追淳輩數人，沾沾挽弩，未而瞳乎。其後畫虎之慚，其能免哉。王追溥曰：先翰林府君甫通籍，輒欲死朝廷，乃其毅氣使然。小見凌辱，卒與禍會。龍驥登途，旋蹶可悲也。未造蟬蛻，溷濁高蹈，深栖狂則正平，傲仍叔夜，而獲考終誠。

不幸之幸當時楚諸先輩文焰甚熾府君以失位少遜
及異世超乘獨府君齊名何李稱海內三才他皆不足
掛齒斯文定價有時信其然矣且夫節義文章自古不
能兼得而府君天縱之區區富貴利達何足以動其心
哉

先翰林府君遺事

先翰林府君以諫阻南巡廷杖不死出守裕州州有販
布商為盜顛越面毀首碎府君廉其狀不得因意商必

主僧州諸僧可訊也一日徵諸僧恚至忽一麻雀飛來
往返梁間府君心動麻可姓梁可名也碎問麻梁在手
或曰麻梁先期去關外矣因急捕麻梁一訊吐實雀非
冤化則鬼神通之手逮忤御史下大梁獄有遠族弟廷
苗者聞其事大不平具疏走京師欲為申辨搥登聞鼓
不得會駕出伏道左稱冤箠死杖下苗年二十有二於
府君實昧生平蓋烈士也苗死九十一年居林下時戚有
購產而闕者府君以美丸居其間息之二氏具讌索百

全若以酬者府君無所卻令星鑿之遍擲地上羣優爭
拾殿者或蹶一喙而已陳祭酒沂嘗奉使過黃府君報
謁江上紅衣擁妓陳公勸曷少斂乎府君曰人有不能
各從其好安能以子之所能傲人之不能子誠小人也

此陳公之
孫所語

有丁生徽人也以醫獲燕見嘗問子徽人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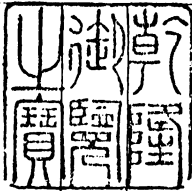
吾又若何丁生曰吾徽無不稱絕代一人但云不易就
耳府君方晨櫛笑曰子試擬一題曰即作贈丁生文可
矣府君左握髮右捉筆文不加點立就上池之篇丁生

頓首謝曰前言本誣向非一激丁生何自得公文耶又有殷生踵此術得數詩者有別墅數處分日游行一日方宴卧墅間聞唱騶聲驚曰何物俗吏唱道入吾林詢之一司理也使童子隱身樹上俟其還過以筆簞驚之司理慚作遁去關中許宗魯督學楚時造門求之府君衣不改故迎不下階蓬首出見許公口占韻語為蓬首謠見謔府君亦舉其拙句鄉音應聲為謔答之幹奴謳曉文善書每文成口授腹草令書不火訛失又於諸所

欲為能先意承順大得其懽與殷子書有推理究數關
闡校童自醜卑流仰攀華胄等語則以陶仲文嘗招致
之不得而陶甥胡氏表者與謳結兄弟忽賂殷生求婚
府君大怒擬古龍升天須浮雲行峻絕之也聞箏詩花
月可憐春二首王司寇世貞極稱賞之其人本逆璫劉
瑾姪女始瑾欲贅戴探花大賓戴已聘某參議女欣然
停婚瑾復悔之云又一部琵琶記矣乃別贅邵解元昇
瑾誅邵挈妻遁去後展轉襄楚為娼曲中仍自叙家世

本西秦二語妙絕人代蓋實錄也又司寇藝苑卮言有云王稚欽蹶不可馴父母每扶扑之則呼大人奈何輒害海內名士此語自有致但非其實吏部府君家範甚肅府君登第後猶時時與杖或使鈔書字法小苟叱之長跪階隅無間隆冬酷暑不得父命竟夕不敢去嘗偕諸弟蹠踰都事府君值而怒之猶與杖四十又或見有外祖汪公過宿于家晨興偶失竹簪府君持帚覓之跪而後進賢孝之實往往如此萬厯間郡守范可竒為建

棹楔署云直節匡時雄文映世惟那有道碑無愧色此
之謂歟往淳為草行狀其不及知者贅錄於茲彼其殘
膏剩馥足了數人而况夫與日月爭光者乎



夢澤集卷二十三